

## 5

## 香菱道：“我梦里知晓的，故乡是姑苏。”



《刘心武续红楼梦》

◆出版社：江苏人民出版社  
◆作者：刘心武

刘心武举七年之功，根据探佚成果和丰富的想象力，重续《红楼梦》后二十八回。此二十八回失却了前八十回的雍华乐融气氛，气象惨淡，乾坤大变，步步映照前八十回的伏笔；众人从大观园绮丽温柔乡中，被抛向更广阔的江湖……

周瑞家的头一次见到香菱，是那年薛姨妈一家初到荣国府，住在梨香院的时候，薛姨妈让他把一匣子花粉分送给小姐和王熙凤，那时候香菱才留头，他细加端详忍不住说：“倒好个模样儿，竟有些像咱们东府里蓉大奶奶的品格。”

东府蓉大奶奶秦可卿死去三年多了，现在的蓉大奶奶是许氏，周瑞家的本已把秦可卿忘在爪哇国了，不承想这回回来探视香菱，依旧觉得“竟有些像咱们东府里蓉大奶奶的品格”。

秦可卿病死前，周瑞家的也曾随王夫人去探视，眼前的香菱连那干瘦的模样，竟跟当年那病笃的秦可卿一般。虽是人之将死脱了形，却依旧透出一股子高贵。

香菱睁开眼，认出周瑞家的，挣扎着坐起来，臻儿忙把大靠枕搁到他身后。周瑞家的就说：“那边太太让我顺便看看你。就是老太太，二奶奶，宝二爷林姑娘他们，也都惦着你。不是什么大症候，你安心补养就好。想吃点什么？我们府里厨房究竟丰富些，说出来我告诉你，给你送过来。”

香菱说：“都替我道谢吧。我这么个人儿，自知分量，不过是人间小小过客。难为这么多人还把我当回事儿，只是我如今要回故乡了，怕报答不了了。”周瑞家的想起当年问他父母家乡，一概不知，心中诧异，这回乡之念，能坐实那里呢？

香菱让臻儿递书给他。臻儿递过去，跟周瑞家的说：“这些日子，他药也不喝，粥也不吃，只要我递他这些唐诗宋词的，略看两眼，诵两句，竟比喝药吃饭还灵，提起点精神来。”香菱就念那书上的诗：

看到姑苏见，人家尽枕河；  
古官闲地少，水巷小桥多。  
夜市卖菱藕，春船载绮罗；  
遥知未眠月，乡思在渔歌。

周瑞家的也听不懂，只记住姑苏这个地名，因问：“你怎知你的故乡是姑苏呢？你不是打小就到了薛家，什么也不记得了么？”

香菱也不答他，又念一首，更听不懂。还要念，忽然两眼发直，抛书抱肩，瑟瑟发抖。

臻儿忙扶他卧下，又跟周瑞家的说：“他又觉得耳朵里灌进大奶奶的吼声了。我们那爷虽说无

情，究竟这么多年一起厮混，那天过来瞧瞧，还没在这床前站稳，就听见大奶奶追到这边院廊下，扯着嗓子叫喊，什么快休了我退回夏家，又是什么破镜快重圆按说我们不该说这个话——真该把他休了才是！”

周瑞家的便不吱声。稍留了一刻，就说以后再来说。

香菱忽又挣扎着坐起，道：“周嫂子你再留留。”就命臻儿从箱子里取出那条石榴裙来。跟周瑞家的说：“且把这个带上，替我还给袭人。就跟他说谢谢。只是我就要回故乡去了，没力气去跟他当面别过了。”

周瑞家的只得接过，亦不知究竟何意。香菱又道：“我梦里知晓的，故乡是姑苏。”周瑞家的只得劝慰几句，说出来太久，早该回太太话去，又嘱臻儿好生服侍，便回荣禧堂那边去了。

荣禧堂那边，贾政正在待客。因是熟客，只在外书房品茶闲话。来客乃是贾雨村。

按香菱来历，贾雨村最知晓。香菱生父甄士隐，乃贾雨村大恩人。葫芦僧乱判葫芦案时，那门子

明白报告了贾雨村，那薛冯二家争抢的小姑娘，眉心有胎里带来的米粒大的胭脂痣，正是甄士隐元宵花会丢失的女儿英菊，再错不了的。贾雨村将英菊判给薛蟠，薛家另取名香菱，之后却并不去寻访甄士隐下落，也始终不曾将香菱来历告知贾政转告薛蟠。

周瑞家的回去后，先到自己家里安顿了一下。香菱交给他的石榴裙来，且放着。恰好女儿和女婿冷子兴来了。那冷子兴曾与贾雨村交往。设若冷子兴曾与贾雨村村肆闲话，拿别人家的事下酒，说不定也就扯出香菱的来历，再到岳丈岳母家说嘴，则周瑞家的也就知晓香菱来龙去脉了，那香菱的故乡恰正是姑苏，可叹香菱至死也只是从诗里梦里感应，何尝在生时真得到一个见证！

霜降那日，香菱果真魂归故里。消息传来，周瑞家的才想起那条石榴裙尚未拿给袭人，因捧去怡红院，报告了香菱噩耗，对袭人道：“也是你们两个的缘分吧，那天我顺便去看他，他说要回故乡了，留下这个给你作个想念。”

袭人接过只是心酸。没承想扇那边，忽然有人恸哭失声。袭人忙转过去劝慰宝玉。

周瑞家的自知不妥，怯怯的退出去了。

## 所有的狗都爱跟霸槽

守灯的漆毒在三天后开始消肿，水皮却被传染了，虽然没守灯那么严重，整个脸都是米粒大的红疙瘩，像猴的屁股。

水皮娘还得请婆来燃柏朵，教着水皮跳火堆。跳火堆是在水皮家里，狗尿苔也去了。狗尿苔是故意要去的，但水皮娘把婆领进屋后，水皮却把狗尿苔挡在院门口。

狗尿苔说：我不是来看你中了漆毒，我是要你教我写字呀，还不让进？

水皮说：你太笨，不教啦！

狗尿苔说：我不笨。

水皮说：那我问你，会不会造句？

狗尿苔说：啥是造句？水皮说：我说一个词，要把这个词用进去，比如，爱戴，我就造句为：我爱戴毛主席！你造一个。

狗尿苔说：我也爱戴毛主席！

水皮说：你是啥出身，你没资格爱戴毛主席，重造！

狗尿苔的头耷拉了，但他不愿走，他要造句，就说：爱戴？我就不爱戴帽子。

水皮愣了一下，狗尿苔说：我造成了？水皮娘在上房屋喊水皮快来跳火堆，水皮说：你造的屁句子！呼地把院门关了。

狗尿苔造不了句子这是必然的，但别人可以爱戴毛主席，而他

却没资格爱戴毛主席，这对狗尿苔的打击大了。他原本要来看水皮的笑话的，却让水皮羞辱了他呀！

离开了水皮家院门口，狗尿苔再不愿意见到人，连牛铃也不愿意见，缩头缩脑去了村东头的碾盘。碾盘冷得像冰块，冰就冰吧，把屁股冰死去！

从碾盘上能看到村子南的河滩地，河滩地里麦苗还没有起身，却也没有一处裸土，残雪就这儿一堆那儿一堆，有人在那里叫喊，有狗突然地冲到一个雪堆上，雪堆起了一层雾，狗汪汪地咬起来。

狗尿苔激烈地挺直了身子，认得那人是霸槽，狗是白毛狗，老顺从他家院门口出来，说：还真有野兔了？！

狗尿苔说：狗撵兔了？

老顺说：你没去呀？

狗尿苔说：霸槽咋把你家狗咬去了？

老顺说：把他的，所有的狗都爱跟霸槽么！

已经是好几个冬季了，霸槽都会在河滩地里咬狗撵兔，那兔也似乎故意似的，总会出现在河滩地里。这个中午，霸槽就发现了河滩

地里又有了一只兔子，兔子很大，皮毛发红，像狐狸一样。

以前撵兔都是顺便吆喝一只狗就是了，这回带了老顺家的白毛狗，他想得到那张兔皮，红色的兔皮可以给杏开做一条围巾。

霸槽和白毛狗撵了一会，却总撵不上，撵不上就撵不上吧，可兔子跑得无踪无影了又会突然出现在远处，还身子直立了前爪摆动，如在招手。

霸槽生气了，白毛狗也生气了，就在汪汪吼了三声，村里十几条狗都跑了来，河滩地里就像摆下了戏台上演的天门阵。兔子在前边跑，兔子的身后是四条狗在撵，兔子转身快，跑着跑着突然拐弯往南跑，后边的狗却还往西撵，全扑倒在地上。但南头就冲过来一两两条狗，挡住去路，兔子又往东跑，东头也冲过来两三条，兔子再往北跑。所有的方位都有着狗，兔子总从狗与狗之间的空隙里跑出去。

狗尿苔在碾盘上坐不住了，他系紧了鞋带，要往河滩地跑，老顺就叮咛：你告诉他霸槽，让白毛狗去撵兔，撵上兔了要给我肉哩！但是，狗尿苔没有想到的是，他去

了河滩地，狗撵兔却结束了，狗没撵上兔兔最后跑上了吃吡咧。

霸槽在大骂着白毛狗，白毛狗就汪汪地叫，又骂别的狗，别的狗就默不作声，被骂得各自散去。

霸槽到小木屋里喝冷水，喝得喉咙咕咕唧唧响，狗尿苔说：冷水不敢喝，你吃烟不？

霸槽不喝冷水了，拿眼睛看着狗尿苔，没有说要吃烟的话。白毛狗却悄无声息又站在了门口，它一直是尾巴像鸡毛掸子一样竖在屁股上的，现在尾巴软下去，夹在了屁股缝里，它说：我能进来吗，能让我进去吗？

狗尿苔可怜了白毛狗，他说：进来。白毛狗就进来了，卧在狗尿苔的身边，它一卧下长长的白毛堆得像棉花，眼却朝着霸槽看。

狗尿苔说：开头不要死撵，围住了逗着兔跑，让兔跑乏了再撵。

霸槽说：你给谁说话？

狗尿苔说：我给狗说的。

霸槽说：是给我上课呀？你这碎！我不知道咋撵兔？！

狗尿苔嘿嘿地笑着，他又埋怨起了狗，说：穿这么厚的棉袄，你能跑动！

## 27



《古炉》

◆出版社：人民文学出版社  
◆作者：贾平凹

贾平凹最新力作《古炉》是其沉寂几年之后，以文字为笔、记忆为墨，勾勒出一幅中国基层“文革”全景图。故事发生在陕西一个名为“古炉”的村子里，那里贫穷闭塞却山水清明。但到1967年春，这个宁静村落，演变成一个充满猜忌、对抗、大打出手的人文精神的废墟。

## 11

## 有道理总比没道理强



《千变之舞》

◆出版社：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 
◆作者：张之路

这是一部十分特殊的穿越小说。几百年轮回的恋人、冤家书中相遇，围绕着中国汉字，人与人、人与字、字与字之间演绎了一段动人曲折而又委婉的故事。桑南，中文系的研究生，为了梦中反复出现的女孩，来到千变图书馆工作。夜半时分，却被字仙变成寸许大的小人儿来到了字的世界……

书名由几个字组成，这几个字就是部落首领的成员，也就是说，有几个字就有几个领导。领导的地位也有个排名，规则是从前到后。

《战争阴谋》的书名有四个字，于是部落首领就由“战”、“争”、“阴”、“谋”四个字组成。他们四个字的决定就是这个部落的终极命令。

“我们受到了不能容忍的歧视。”“战”说。

“何止是歧视，简直是灭顶之灾！”“争”说。

“我们不能坐以待毙。”“阴”说。

“对，我们要想一个办法才好。”“谋”说。

“不过话说回来，我们的部落缺字太多，错字也不少。”“阴”慢慢地说。

“战”立刻打断他：“现在怎么还说这样的话，如果人类生了一个残疾孩子，难道就要把他杀死吗？”

这是一个貌似有道理的道理，但有道理总比没道理强。

大家安静了一会儿。

“谋”说：“我有一个办法。”

大家立刻注意地看着他。

“我们到其他的部落去‘借’一些字来，把我们没有的字补上，我们再让一些错字暂时到其他的部落去。”

他的话还没有说完，“阴”和“争”就叫起来：“我们书的世界是有法律的，不要说借一个字，就是借一个标点符号也是不能容许的。还有，书与书之间的字是不能往来的……再说，人家也不会同意借给你任何一个字的。”

“你把错字驱除出部落，是不是太残忍了？”“阴”说。

“谋”叹了口气说：“你们如果这样瞻前顾后，面面俱到地考虑问题，那我们就死定了！”

会场沉寂下来。

外面传来部落百姓的声音：“救救我们呀！想个办法呀！”“阴”对“谋”说：“你说的方法是自有书以来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呀！”

“是的。”“谋”说。

“其实你不可能是‘借’字，只能是‘抢’字！”“阴”又说。

“这么说也未尝不可……”

“谋”说。

一直没有说话的“战”忽然说：“我们别无选择，否则就是死路一条！”

一天以后，《战争阴谋》的部落首领对部落的百姓发布了最终指示。

“战”站在高高的台阶上大声宣布：“‘战争阴谋’部落的百姓们、同胞们，我们部落正面临着灭顶之灾。我以‘战争阴谋’部落首领的名义命令你们！第一，所有的士兵要到其他的书部落里搜寻我们需要的字。以借的方式、骗的方式、抢的方式！总而言之，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到我们需要的字，带回我们的部落；第二，凡是本部落错的字、多余的字，要以部落的大局为重，牺牲个别字的利益，从即日起离开我们的部落；第三，我们要找到八个敢死的字，他们是：‘强’、‘烈’、‘要’、‘求’、‘重’、‘新’、‘审’、‘查’。这八个字要牢牢守在我们的大门前，也就是封面上，风雨不动，生死不移。直到审查书的人给我们恢复名誉！”

“谋”说：“我们费这么大的力气为什么？”

“为了我们的生存呀！”

“对！可是我们就是把书整理得完美无缺，人家还是把我们送去造纸，不是前功尽弃了吗？”

“我们已经成立了敢死队，要求他们重新审查……”“战”说。

“他们要是不审查怎么办？即便审查了还把把我们送去造纸怎么办？……这样太被动了！”“谋”摇摇头。

“那你说怎么办？”“阴”说。

“谋”放低了声音说：“我有办法……但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们。”

在所有汉字的心目中，“谋”不是一般的字。他是个奇才，是个天才，每当部落出现问题的时候，他总能出奇制胜，转危为安。虽然是商量的口气，但他的话一言九鼎。

“不是痴心妄想，会有机会的！”“谋”说。

“既然‘谋’有这样的把握，那我们部落的第一个战役就是把需要的字找齐！”“战”命令道。

当夜的1点10分，《战争阴谋》部落精壮的字们被强征入伍，由“谋”亲自带领，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。他们闯入其他的书部落中连骗带哄，甚至强行带走他们认为需要的字……